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 演变史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hort Stories

段崇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 演变史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hort Stories



段崇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段崇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61-7334-3

I. ①中… II. ①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史—中国—当代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077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33
插页 2
字数 604 千字
定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言

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像一部众声合奏的交响曲，而短篇小说如同其中的第一小提琴，它形体小巧、音质清雅，却往往起着引领、规范、提升整个乐曲、整个创作的特殊作用。短篇小说 60 年的发展历程，可谓一路坎坷、一路辉煌。它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短篇小说审美范式，带动了中篇小说乃至其他文体的创作实践，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形成了一种强劲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同时，它前期受政治文化的支配，甚至蜕变为极“左”文学；后期受商品经济文化的冲击，退居边缘一蹶难振，常常找不到自己的文化位置和自主品格，深刻地制约着它自身的发展，有许多负面经验和沉痛教训。短篇小说是一种特别的文体，它的历史、现状、未来，对中国小说乃至整个文学，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它已走过了整整一个“花甲”，应该认真回顾、总结一下它的演变历程了。

当代文学史家一般把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称为文学新时期。那是一个短篇小说的时代，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得到了空前的变革和发展，它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足可与五四现代小说相比肩。当代文学史家则把 90 年代之后称为多元化时期。这是一个文学走向边缘、开始分化，短篇小说进入消沉、寂寞、探索的时期。它的“失宠”，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文学等复杂原因。从社会发展看，90 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市场化、世俗化时代，坚守精英立场的短篇小说，受到了大众读者的冷淡和放弃。从文化局势看，大一统的主流文化已不复存在，大众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多元共存。而短篇小说既不能融入前两种文化，又难以坚守后一种文化，文化之根的动摇使它难以“根深叶茂”。而从文学环境看，长篇小说对现实的及时反映、纪实文学对时代的近距离书写、散文随笔对世俗人生的自由抒发，实际上侵占了短篇小说固有的优势和长项，甚至瓦解着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而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生存环境，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新路和对策。在这样一种社会、文

2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

化和文学背景下，深入地探索、梳理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成败得失，一定会对作家和评论家真正把握它的深层规律、寻求它的新生之路，有所启迪和裨益。

短篇小说的“不景气”，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学现象，也是世界的文化现象。19世纪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批判现实主义，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短篇小说具有崇高位置，诞生了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等一大批短篇小说巨匠。而20世纪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把文学推上了一条“离经叛道”之路。这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激变，有密切关系。正如陈众议所说：“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从高雅到恶俗……观念取代了情节；小丑颠覆了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蜕化为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世界文学走到今天，恰好于20世纪末化合成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客观上又正好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奇怪的是过程中始终不乏奇崛的背反及由此化生的特殊丰碑……因此无论背反还是坚守，经典作家貌似厚古薄今，本质上却与希望相同，即必定蕴含着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精神。”^① 在当前的世界文学中，同样是长篇小说独占鳌头，短篇小说偏安一隅。但边缘化的短篇小说，依然有众多的杰出作家在耕耘，同样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瑰丽景观。特别是在那些文学传统深厚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加拿大等，短篇小说依然居于重要地位，依然受到普通读者特别是作家们的喜爱。新时期文学以来，中国的一些专业出版社与杂志社，致力于世界短篇小说的译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译文出版社以及《外国文艺》《世界文学》杂志，作出了很大贡献。有众多外国短篇小说作家，为中国的作家和读者所谙熟，如英国的沃尔夫、格林、莱辛、麦克尤恩，法国的加缪、勒克莱齐奥，德国的黑塞、弗兰克、米勒，加拿大的阿特伍德、门罗，美国的福克纳、契弗、厄普代克、福特、摩尔，俄罗斯的普宁、巴别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小川洋子，等等，其中不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家。特别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卡尔维诺的“晶体”

^① 陈众议：《文学中的文学·总序》，高兴主编：《小说中的小说》（欧洲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艺术结构，卡佛的“极简主义”等，更为中国的年轻作家所追捧和借鉴，给中国的短篇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同时，中国一些优秀作家的短篇小说，也被不断译介到国外，走进世界文学格局，形成了一种互动、对话关系。尽管世界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处在“低谷”之中，但它的成就是不应低估的，它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变迁几乎是同步的。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在谈到小说与时代的关系时指出：“它不只是创造总体的真正客观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条件，而且也由于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世界的状况基本一致，就把这种总体即小说提升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①这就是说，小说的内在结构与社会的深层规律有一种一致性，因此小说就成为时代的代表性形式。而以敏感、及时地表现以社会现实为特征的短篇小说，更是如此。短篇小说作为审美创造可以超越社会人生，却不能割断同社会人生的联系。这是文学的一种宿命。

中国当代60年的短篇小说，就穿行在中国当代波澜激荡的历史“隧道”中。它同样经历了“一体化”文学时期；极“左”、阴谋文学时期（“文革”时期）；变革和创新文学时期（“新时期”）；多元化文学时期四个文学阶段。且由于社会变化与文学演进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一阶段又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特征。1949—1966年为“一体化”时期，短篇小说最先兴起，真正起到了带动、规范、提高整个文学特别是中长篇小说的重要作用。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赵树理、孙犁，还是来自国统区的沙汀、路翎，抑或刚刚成长起来的李準、王汶石、王愿坚等，都在努力建构一种民族化、大众化的短篇小说范式，竟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文化特征，是题材的凸显。把文学创作分成优先发展的工业、农村、革命战争题材，以及次要关注甚至调控的知识分子、古代历史等题材，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但它客观上促进了国家主流文学的建构。“十七年”短篇小说带有鲜明的政治化、功利化色彩，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文学。但它质朴、刚健、宏大，显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1966—1976年是“文革”时期。大部分文学门类几近枯萎，唯有短篇小说表现活跃、影响广大，既有沉痛教训也有可贵经验。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重要特征是政治性，为政治服务演变成了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充当工具，短篇小说走向异化、沉沦之途。这是中国文学最惨痛的教训。但与此同时，短篇小说也在艰难

① [匈] 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4页。

觉醒，有些作家不自觉地写出一些富有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有些作家在充满矛盾的写作、思考中，逐渐成长起来。其创作经验值得发掘和研究。1977—1989年称为文学新时期。短篇小说再一次充当了时代序曲中第一小提琴的角色。它不仅参与了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同时也开始了自身的反思与变革。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文化特征是浓烈的思潮性，各种思想观念、各样艺术创新，推拥出一批批优秀作家和杰出作品，形成了短篇小说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期。刘心武、高晓声、蒋子龙等的现实主义力作，掀动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一系列浪潮；王蒙、宗璞等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方法，开创了中国小说的意识流先河；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的“寻根小说”，力图建造一种民族文化小说，并同西方文学形成一种对话、交流的关系；刘索拉、残雪、格非等的现代、先锋小说，使中国的现代派终于“落地生根”，小说真正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而汪曾祺的抒情文化小说、林斤澜的“怪味”小说，在小说的艺术空间开辟出一方独异、深厚的天地。新时期短篇小说丰富、新锐、奇崛、博大，是当代短篇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它还存在着浮躁粗放、鱼龙混杂的时代局限。1989—2009年是短篇小说的多元化时期。这一时期有20余年，时长已超过既往的每个时段，且还在继续延伸。面对市场化、世俗化的社会形态，面对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它逐渐失去了应对能力，滑向社会和文学的边缘。它力图把握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但思想资源匮乏而难有新的洞见；它自觉坚守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往往受到大众读者的冷落；它在艺术形式和叙事语言上精益求精，却缺乏本质性的变革和创新。短篇小说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是思潮退隐，现象浮出。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支撑、丰富着短篇小说世界。譬如范小青、刘庆邦、王祥夫等的底层叙事，譬如曹乃谦、郭文斌、刘亮程等的乡村系列小说，譬如陈染、徐坤、潘向黎等的女性写作，譬如毕飞宇、邱华栋、徐则臣等的城市小说，譬如聂鑫森、孙方友、谈歌等对古典小说传奇、笔记写法的承传与创新。文学现象的不断涌现，标志着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多元共生。短篇小说在边缘地带，获得了广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西方叙事学和文体学认为，每一种文学文本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有机体”，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却有点绝对。事实上，评论家解读文本，往往把内容与形式剥离开来，分而论之。短篇小说60年的历史，在思想内容上跟踪时代、千变万化。经历了不同时期：题材“圈定”、思想强暴、思潮喷涌、现象迭出等一系列变化和遭遇。但在艺术形式上，其变化却要缓慢、微小得多，它同样经历

了四个时期的艰难探索、起伏沉浮。它从“十七年”时期的单纯、浪漫、教条模式，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极“左”、阴谋、工具模式；从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创新、恢宏形态，演进到“多元化”时期的多样、幽深、精微乃至复杂形态，可谓一路坎坷，脱胎换骨。短篇小说发展尽管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它终于有了自觉的主体意识，有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当然，内容的变化和形式的演变，有时是分头进行的，更多时候则是相互促进的。

关于短篇小说的特征和规律，历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鲁迅用形象的比喻揭示它的特征：是“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的“一雕阑一画础”，是“时代精神的大宫阙”。卢卡奇同样用比喻显示了它的功能，是社会变革历史的“尖兵”和“后卫”。卡尔维诺却说得很明白：“……我们有相当活跃的新闻业，也有在环境和现象方面都颇具实况效果的电影艺术。文学于是就有了另一项任务：揭示历史转折点，揭示重要时刻，揭示钟表结构上将来未知的一步跳跃，而不是今天那种滴答声。”^①他们揭橥的都是短篇小说的核心问题——现实性。何谓现实性？简单说就是短篇小说在表现生活时，不仅要描绘出社会人生的种种情状和变化，还要揭示出现实深层的脉动与走向。哪怕是描述想象世界、历史故事，也应当渗透一种现实思想和精神。这就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有真切体验和感悟，还要对现实生活具有思想洞察和把握能力，使小说立足于生活前沿和思想前沿。这样的文学才会有价值、有魅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同现实、同读者发生了脱节现象，就在于作家和急剧变动的现实生活产生了隔膜，而新的理念、思想的匮乏又直接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透视和把握能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然使读者失去了兴趣。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史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古老的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将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转变过程。短篇小说遭遇这样一个时代，就要求作家以更自觉的行动深入正在变化的现实生活，以更新锐的思想观照历史的动向，才有可能写出切中当下而又贯通古今的精品和力作来。时代给文学、给短篇小说提出了更严、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新时期短篇小说的经验，依然可供借鉴。

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成为一门显学，出版了几十部当代文学史，但短篇小说史是一个“空白”。《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以纵横交错的

^① [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上），马小漠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基本构架，较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短篇小说 60 年的演变过程和深层规律。纵线上，把 60 年短篇小说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都做了宏观论述。对当代文学史忽略的“文革”时期，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发掘和梳理。绪论一章，则对当代短篇小说的发生、历史分期和高潮期、短篇与中长篇的文体比较、短篇观念的演进四个方面作了集中探讨，形成了一个较完整有序的短篇小说发展脉络。横线上，从四个时期的不同文学概况进行布局，从题材、思潮、现象等角度归纳作家，着重解读了 15 位代表性作家、50 个重要作家、数百篇重点作品，显示了当代短篇小说多姿多彩的艺术景象。本书着力探索了短篇小说的文体演变、艺术规律，始终把它作为全书的主旋律，同时揭示了它同政治、社会、文化、人生等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本书重点评述了数十位重要短篇小说作家，尽可能做到全面把握、突出重点，让读者从中大致可以一窥全豹。本书努力寻求一条理性与感性相融合的写作路子，学院派治学的严谨、宏观、理性，协会派写作的灵动、鲜活、感性，均不偏废、努力融通，以期达到一种寓情于理、雅俗兼备的治学之境，能够让专业的和普通的读者所接受、所认同，进而在当下的小说创作、文学发展中起一点润物无声的微薄作用。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从“现代”到“当代”	(1)
第二节 四个时期两次高潮	(11)
第三节 小说家族中的“骄子”	(18)
第四节 “短篇观”的演进	(25)
第二章 “一体化”文学时期(1949—1966)	(37)
第一节 概论：“乌托邦”文学的兴与衰	(37)
第二节 革命战争文学的“应运而生”	(58)
第三节 农村题材小说的“独尊”和模式化	(68)
第四节 工业题材创作的“力挺”与贫弱	(76)
第五节 社会人生探索小说的生生不息	(84)
第六节 新编历史小说的昙花一现	(95)
第七节 周立波：熔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于一炉	(110)
第八节 赵树理：大众化文学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120)
第九节 沙汀：从“讽刺”到“歌颂”的“过渡”	(131)
第十节 茹志鹃：抒写“革命时代”的一脉温情	(141)
第十一节 王愿坚：“微雕”革命战争“诗史”	(151)
第三章 极“左”、阴谋文学时期(1966—1976)	(161)
第一节 概论：“沉沦”与“觉醒”	(161)
第二节 “文革”短篇小说的三种写作模式	(173)
第四章 变革和创新文学时期(1977—1989)	(189)
第一节 概论：从“中心”到“边缘”	(189)

2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

第二节	“新启蒙”思潮的强劲复兴	(210)
第三节	农村小说的勃兴与分流	(225)
第四节	“寻根小说”的异军崛起	(244)
第五节	现代、先锋小说的“艺术革命”	(257)
第六节	“新字号”小说的潮起潮落	(272)
第七节	王蒙:现实情怀与文体“探险”	(284)
第八节	汪曾祺:抒情文化小说的传承与再造	(295)
第九节	高晓声:在精英、农民与智者之间	(307)
第十节	林斤澜:苦心经营“怪味”文体	(316)
第十一节	蒋子龙:工业题材创作上的“峰巅”	(327)
第五章	多元化文学时期(1989—2009)	(336)
第一节	概论:消沉中的坚守与新变(1989—2004)	(336)
第二节	世俗社会中的上下求索(2005—2009)	(350)
第三节	“底层文学”的持久不衰	(362)
第四节	乡村小说的扩展和式微	(376)
第五节	城市文学的成长与壮大	(390)
第六节	“女性写作”的别样风景	(403)
第七节	古典小说写法的承传和创新	(416)
第八节	史铁生:困境中的梦想与探寻	(428)
第九节	韩少功:思想、文体驱动下的“先锋”写作	(438)
第十节	铁凝:人生中的“短篇” 短篇中的“人生”	(448)
第十一节	刘庆邦:写实与诗化的双重变奏	(457)
第十二节	毕飞宇:精心营构情感之诗	(467)
主要参考文献		(478)
附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纪事		(482)
后记		(51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从“现代”到“当代”

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启动了“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短篇小说同其他文学门类一样，走进了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和新异的历史时期。但追踪寻影，当代短篇小说的源头却始自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解放区。它在40年代的十几年时间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历经坎坷，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学形态。五四新文学历经20年代到30年代的几度演变，在40年代的革命解放区“脱胎换骨”，在与革命文学的痛苦磨合、矛盾、改造中，渐渐融入了“大一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应该说，解放区文学只是特定政治区域和战争状态下的文学，它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在1949年之后却被奉为唯一的正宗文学，强行推广到全国，这就给它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挑战。同时，树大根深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也依然对当代文学发生着深刻的、潜在的影响，致使革命文学的体制化建构步履维艰。短篇小说是一种最贴近政治、社会、文化和审美的特别文体，在它的兴起、流变和发展中，可谓气象万千、“刀光剑影”、风雨兼程……

五四新文学一路奔流，到20世纪40年代前后遭遇了新时势和新问题。一是随着战局的变化，全国被分隔成几个区域，文学也须顺应时势作出应对。二是文学中的“左翼”力量，一直在致力“大众化”运动，面对全民族的抗战斗争，这一问题有待“破茧”。正如钱理群等指出的：“文学史家通常便以不同的政治区域为文学分割命名，如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等。几个区域的文学都受战争环境（乱世）的影响，又都共同承接者‘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

2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

有着同属于‘40年代文学’的共性的方面；但如果要比较具体地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历史，就必须注意到：不同区域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背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坛的状态，各个区域的文学面貌也有所不同。由于国统区在全国所占面积最大，拥有作家最多，而且有不同的流派倾向，文学思潮与创作都比较活跃，所以比起其他区域文学来，也更能代表‘40年代文学’的主潮。然而在不同的战争阶段，文坛的变化巨大，呈现不同的基调与风貌。”^①这就是说，40年代之际的中国文学，已“三分天下”，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文学形态。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学依然延续着启蒙文学的主潮，而解放区文学则别开生面，创建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革命文学，成为4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雏形和主要源流。40年代的中国文学，成就依然是卓著而丰硕的，短篇小说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国统区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家，积极关注和反映战争状态下的中国现实，暴露和讽刺社会生活中的腐败、黑暗现象。沙汀、张天翼、艾芜、钱锺书、许地山、师陀、汪曾祺、萧红、骆宾基等，创作了大批思想艺术俱佳的短篇小说。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则在追求一种现代的通俗小说模式，让文学真正走进市民读者群中。张爱玲、苏青、梅娘等，创作了一批雅俗共赏的短篇小说。这一时期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华威先生》（张天翼）、《石青嫂子》（艾芜）、《纪念》（钱锺书）、《铁鱼的鳃》（许地山）、《果园城》（师陀）、《鸡鸭名家》（汪曾祺）、《小城三月》（萧红）、《一九四四年的事件》（骆宾基）、《封锁》（张爱玲）等，成为现代短篇小说史上的经典篇章。

而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则是别样的世界和风景。战争、革命、土改，翻天覆地。推广群众文艺、组织作家创作，如火如荼。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部，并非风和日丽。因为云集解放区投身革命的，既有现代知识分子，也有“左翼”作家，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思想、观念并不一致。解放区在文化、文艺问题上的多次论争，盖出于这种阶层的不同和思想上的差异。李洁非、杨劫说：“‘救亡’更多是作为当着民族紧急关头文学所兴起的一种呼声，吸引了作家的注意力，而并未改变‘五四’以来文学的基本性质；多数作家心中，仍然延续着‘启蒙’的角色和意识。”^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统一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思想认识，为了促使文学更好地为战争、革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② 李洁非、杨劫：《解读延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命以及工农兵服务，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了为期21天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紧密结合文化和文艺中的众多现象和问题，回答和论述了革命文艺长期关注并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理论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文学的社会属性上，《讲话》明确指出了它的“阶级性”，而“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在文学的服务对象上，《讲话》坚定地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讲话》鲜明提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作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在文艺批评问题上，《讲话》突出强调，“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革命文艺“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毛泽东的《讲话》，在革命解放区复杂而多样的文化语境中，确立了一种权威的声音、至高的准则，强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革命文学的成长和发展。但毋庸讳言的是，《讲话》是毛泽东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激进化、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它所要解决的是战争环境中党领导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基本策略，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革命解放区始终是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的一部分来领导和创建的。1938年10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旨在培养大批的革命文艺家；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出了新的理事机构；之后一批文艺刊物应运而生，如《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文艺月报》《谷雨》《诗刊》等。党报《解放日报》创办伊始，就设有文艺专版，经常推出短篇小说作品，既有名家新作，也有新人习作，对推进短篇小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区作家基本有两种类型。一种以本土作家赵树理为代表，他们土生土长在农村，接受过或长或短的学校教育，他们熟悉农村社会和各种农民乃至民间艺术，有着与普通农民共同的人生经历。当农村革命风起云涌，千千万万农民奋起斗争的时候，他们被深刻地震撼和感动了，自觉地拿起笔投入了创作。另一种以外来作家丁玲、周立波为代表，他们接受过五四新文学的熏陶，有根深蒂固的启蒙意识，但在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他们努力改造自己，不断地“工农化”，不断地向大众艺术靠拢，写出了耳目一新的作品。不管是哪一类作家，毛泽东的《讲话》都是他们唯一的“圣经”。如果说赵树理等本土作家，与农村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

感情，他们更容易理解《讲话》精神，写出吻合主流政治和大众需要的作品；那么丁玲、周立波等外来作家，则需要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观念，在思想和感情上经历痛苦转变，像《讲话》所说的全心全意深入工农兵中去，才有可能写出政治和艺术合格的作品。

短篇小说是一种敏锐、便捷、精巧的文体，最容易受到文学界和各阶层读者的关注、喜爱。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解放区，短篇小说得到了比其他文体更强劲的发展。先看本土作家的崛起。赵树理深感五四新文学同底层农民的隔膜之深，长期探索小说的通俗化、大众化。1943年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一经发表，风靡解放区；之后又创作了《地板》《催粮差》《福贵》《传家宝》等一批土色土香的短篇小说杰作，被誉为解放区“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①。同样是本土作家的孙犁，却在黄土漫漫、硝烟弥漫的革命解放区，奉献出了闪耀着湖光山色的短篇小说精品：《荷花淀》《芦花荡》《嘱咐》《采蒲台》《山地回忆》等。他承传的是现代文学史上以废名、师陀、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文化小说的文脉，他给解放区文学平添了新的色彩、格调和写法。另一位本土作家柳青，中学时期就接受过大量五四新文学和西方小说的浸染，因此他一出手创作的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乡土特色，同时蕴含着深厚的启蒙思想。这一时期他的短篇小说有《地雷》《土地的儿子》等。还有康濯（他不是北方人，但谙熟农村和农民）的《灾难的明天》《我的两家房东》，山西作家马烽的《金宝娘》《村仇》，束为的《红契》，孙谦的《村东十亩地》，等等，都是解放区短篇小说的优秀之作。

来自大城市的进步、革命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也不甘示弱，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纯熟的艺术，创作了众多力作。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不仅表现了解放区新的变化和生活的，同时揭露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农民中的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是两篇难得的佳作。周立波创作了回忆上海监狱生活的《麻雀》《第一夜》，还有表现解放区农村生活的《牛》等，显示了他深厚的外国文学修养和对民间艺术语言的自觉汲取。刘白羽既是一位随军记者，又是一位部队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政治委员》《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等，表现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艰难残酷，歌颂了战士和民众的勇敢、献身精神。他的作品与《讲话》精神是相通的，代表了40年代革命战争题材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

^① 周扬：《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本土作家和外来作家，不同思想、内容和风格的短篇小说，共同构成了解放区文学的瑰丽景观。

但解放区的主流政治要求的是一种“大一统”的革命文学，对不同思想、格调的作品，采取了持续不断的批评乃至批判。20世纪40年代初，一些中央领导和八路军将领，就十分关注《解放日报》上的短篇小说，对一些作品很有意见，社长博古曾从中央驻地杨家岭带回过批评意见。被指名批评的作品有严文井《一个钉子》、朱寨《厂长追猪去了》、马加《间隔》等。^①可见副刊作品的影响之大，各阶层读者对短篇小说的要求之高。1942年6月，《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丁玲《在医院中》，“主题不明确”，“医院的描写过分黑暗”。作家“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宣扬了个人主义”。同年7月，又是《解放日报》，展开了对陆地《落伍者》的讨论，批评方认为：这是一篇“不真实的作品”，“描绘出了一个与旧式部队无大区别的八路军”，作者是从“变了质的立场之上”，对一个落伍的军人表现了“同情和亲切”。甚至对孙犁的《荷花淀》，1945年有评论家发表文章，认为“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艰苦战斗气氛”。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解放区短篇小说是一种既竭力统一又充满矛盾的文学。毛泽东的《讲话》，在建设一种朴素、明朗、理想的工农兵文学的同时，却排斥、割裂了对现代启蒙文学的继承，并把文学的这种深层矛盾，带进了当代文学中。

二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有两个令人瞩目的“亮点”，就是代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个报告。周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报告解放区的文学工作的，列数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多方面的辉煌成就，特别提到赵树理、康濯、刘白羽等的多篇短篇小说。他把解放区文学称为“新的人民文艺”，这一文艺形态是在《讲话》思想的指引下创造的。他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②这就把毛泽东在解放区的文艺讲话，提升为指导全中国的文艺纲

① 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② 周扬：《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